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坊
SUSPENSE HORROR NOVEL



孤岛魂 幽

WER STIRBT
SCHON GERNE
UNTER PALMEN

德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
130多种畅销书作者

[德]H·G·康萨利克/著

聂新民 连玉泉/译

群众出版社

孤岛魂 幽

WER STIRBT
SCHON GERNE
UNTER PALMEN

[德]H·G·康萨利克/著 聂新民 连玉泉/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幽魂 / [德] 康萨利克著; 聂新民, 连玉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
书名原文: Wer stirbt schon gerne unter Paluen
ISBN 978-7-5014-4311-6

I. 孤… II. ①康…②聂…③连… III. 长篇小说—德国—
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909 号

孤岛幽魂

著 者: [德] H·G·康萨利克
译 者: 聂新民 连玉泉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张子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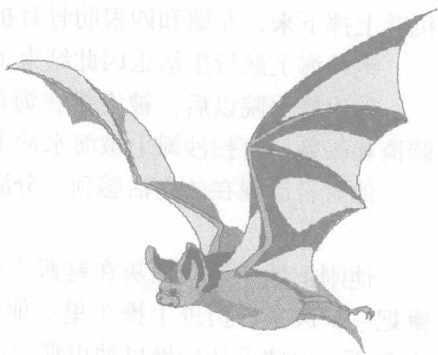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04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11-6 / I · 1765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部分

1



它在波浪上摇晃，当浪翻滚着冲向岸边时，它潜入水底，在浪尖上颠簸，和海草、一块木板、两个腐烂的苹果、三个水母一起被冲到沙滩上：一个非常普通的、白色的、现在被蓝绿色的海藻蒙上、又潮又滑的带瓶盖的果汁汽水瓶。

昨天夜里狂风大作。北海上因海啸引起的浪潮冲上了诺德尼岛^①的东海岸，离海边很近的地方建的海滨浴场上用沙子堆砌的沙墙被推平，使海滩又变得平坦。诺德代希的电台及时地播放了风暴警报。担任海岸防潮警戒工作的工作人员事先已经把海滩上避风遮阳的篷椅拖进了防护沙丘里。

大海的咆哮征服了海岸。

这天早晨，大海在乳白色的太阳的照耀下平静无波。拉尔斯·吕德斯早上5点就已起床，开始他一天的工作：在第一批疗养者带着充气气垫、躺椅、旗帜、气球、手提收音机和充气的橡皮动物到来之前，打扫干净海岸边的沙滩。

现在，沙滩上空无一人，大海和沙滩在清晨的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美丽，充满了魅力。

拉尔斯·吕德斯推着小推车走在细细的沙子上，清理着被冲到岸边的海上垃圾。他把可以燃烧的木头拢在一起，然后坐在一个海滩篷椅上，点着烟斗，一边抽着烟，一边凝望着大海的远方。

每天早上完成工作后的这几分钟休息时间是这一天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刻。

^① 德国的一个海岛。——译者注

他独自一人坐在海边，凝望着蔚蓝色的天空，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十年前，他曾在一艘轮船上工作过，从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往不来梅港运送香蕉。有一次，拉尔斯·吕德斯不小心在西班牙港口上从一台起重机的机臂上摔下来，左腿和四根肋骨骨折，被用飞机送回不来梅。

他的海上航行生活也因此结束了。

他康复出院以后，被安排在海岸疗养所工作，负责整理海滩篷椅，出租躺椅和帐篷，打扫沙滩上被海水冲上岸以及游客们丢弃的垃圾。

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

他刚把烟斗里的烟灰在鞋跟上磕掉，发现了海滩上的那个瓶子。他用铁锹把它铲起来，扔进手推车里。他正准备继续向前走，突然发现瓶子里有什么东西。他伸手从垃圾里抽出那个瓶子，举到太阳底下，仔细端详。

瓶子里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发黄的纸。吕德斯用夹克袖子擦去瓶子外面包着的海草，试图打开瓶盖。但瓶盖已经锈住，怎么使劲也打不开。他把瓶子塞进裤兜里，然后继续清扫沙滩。

此时，第一批疗养者已经来到沙滩上，在上面狂喊乱叫，迎来了新的一天。

快到中午时，拉尔斯·吕德斯才有时间想起他在海滩上捡到的那个瓶子。他和其他担任海岸防潮警戒工作的工人坐在海岸饮食店的一个房间里，抽着他的烟斗，读着报纸。报纸上刊登的一家桔子水公司的广告使他想起了那个汽水瓶。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他的夹克衫左边的鼓鼓的口袋。那个瓶子还在兜里。他从口袋里掏出瓶子，放在桌子上，用食指敲了敲生锈的瓶盖，轻咳了几声，以引起其他同事的注意，然后把瓶子往窗户边推了推，离光线更近一些。

“你们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他问道，打量了一下四周的人。

其他人看了一眼拉尔斯放在桌子上的瓶子，然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清早就有人给送酒来了？”一个叫路德维希·西克尔的瘦子问道。

“仔细看看瓶子里面！”吕德斯把瓶子放到太阳光下。“这里面有一封信！”

“是从南海中漂来的吗，拉尔斯？”休养地管理处的领班胖子埃诺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向前伸出两腿。“确实如此！拉尔斯，打开瓶子盖。里面肯定有你的夏威夷的新娘的一封信……”

“这个姑娘也太实用了，”另一个人喊道，“这样连邮资全都省了……”

吕德斯对自己把瓶子拿给他们看感到有些后悔。他又把瓶子举到太阳底下……发黄的纸片像失重一样在瓶子里飘浮着。

“看上去非常像……”他说，把瓶子递到胖子埃诺面前。“应该把它交给警察……”

“交给警察?!”胖子埃诺不怀好意地嘲笑说，“警察会让你补交邮资，吕德斯。寄快信加挂号……”

其他人大笑起来。吕德斯生气地看着他们，把瓶子重新装进兜里，跳了起来。

“一群精神病!”他生气地说完，一脚把门踢开，走了出去。

他一整天都把瓶子随身带着。当有客人来租躺椅和铁锹的时候，他就把瓶子放在柜台下边，并且抑制住了要去询问一位游客并把瓶子让他看的想法。那位客人叫普茨教授，他肯定能就这个神秘的瓶子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或答复。吕德斯之所以没有去找普茨博士，只是因为他不能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因为这个瓶子而被别人嘲笑。但是，当他傍晚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到家的时候，他心中的一股无法名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他从口袋里取出瓶子，放在桌子上，拿过台灯，围着它转了几圈，就像一个考古学家在研究一个出土的古埃及花瓶，用手捋着胡子。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考虑之后，他终于决定，把这个瓶子交给警察局，只是让他们看看，只是为了听取一下他们的建议，尽管他知道，在警察局他可能也会被人们因此而嘲笑：拉尔斯发现了一个浮瓶邮件……最新特大新闻?

吕德斯蹲坐在一张椅子上，坐到瓶子跟前，双眼凝视着面前桌子上的瓶子里的那张揉成一团的发黄的纸。扔掉它，他想，肯定是昨天一个淘气的男孩把它扔进了海里。而你这个老笨蛋今天捡起来，让自己受到愚弄。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拉尔斯，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干，让别人去嘲笑你吧!”

他把瓶子放进一个塑料袋里，从门缝里向外窥视了片刻，确信附近没有人，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绕道向警察局走去。

“自从发明邮票以后，用瓶子传递邮件几乎就不可能。”值夜班的卡尔·贝格森一边用壶烧着茶，一边用略带嘲讽的口气对拉尔斯·吕德斯说。吕德斯马上站在门边说：

“卡尔，你别笑……我说的是正经事。”

贝格森沏好一杯茶，往里面倒入鲜奶油和冰糖，小心地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茶，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个瓶子。吕德斯用手指敲了敲玻璃瓶，使贝格森无法转变话题，只好友善地对待他。

“你说，这可能是真的吗……”贝格森恨不得让拉尔斯马上带着瓶子离开警察局。

“夜里涨潮时——”吕德斯说，“潮水把它冲上了沙滩。”

“潮水每天夜里把很多东西都冲上沙滩。你就是以清扫海滩上被冲上岸的东西为生的，拉尔斯。”

“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打开瓶子看看。瓶子被冲上沙滩时，上面沾满了海藻和藻类。不是昨天才沾上的。”他用食指敲着瓶盖，又说，“瓶盖已经完全锈住了——”

“在海水里瓶盖很快就会生锈的，拉尔斯，这你应该知道。盐、空气，所有东西都会被它们腐蚀……”贝格森把瓶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低下头，仔细端详了一番瓶子里的纸条，并试图拧开瓶盖。尽管贝格森身强力壮，但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瓶盖仍纹丝未动。

“要是这么容易打开的话……是的……”吕德斯拖长声调说。

“那我们就敲碎它……肯定能打开它！”贝格森说，“这个瓶子不可能是古代腓尼基人^①的……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有这种护圈式的盖子。”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把小锤子，对准了瓶子。

“卡尔，小心点儿！”吕德斯大声喊道，“别把里面的纸弄碎了！”

贝格森手起锤落。随着玻璃瓶的当啷一声响，玻璃碎片散落在桌子上。被揉成一团的纸条落在桌子的左角上。

“干得一点就着！”贝格森吃惊地说。

“前天不是这样。”吕德斯的声音中带有一种胜利的喜悦。“里面的纸没有生锈……但变得很脆……你现在还说什么？”

贝格森小心翼翼地用手打开纸团。他甚至在下面垫上一张纸，以防信碎了以后能把碎纸片收在一起。

贝格森用了一分多钟的时间，才把折成四层的纸毫无损伤地展开。吕德斯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贝格森的动作。他的呼吸很急促。

“别像海象一样喘气！”贝格森大声地对拉尔斯·吕德斯说，“要是把纸片吹到墙上去，一切就都白干了！”

瓶子里装的纸果真是一封信，是用铅笔写的。

“怎么样……”吕德斯小声说。他的声音缺乏自信。“你们肯定又会取笑我……”

“这种东西是可以伪造的。”贝格森把台灯转过来，正对着信。“拉尔斯，那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把圣母像埋在潮湿的地下，或者用廉价购买几

① 地中海东岸古国——译者注

块用废铜烂铁铸造的钱币，然后把它们当作 17 世纪的古董出售……这么一封信与之相比可以说是雕虫小技。另外，这封信是用德文写的。非常令人怀疑，拉尔斯。我们权当它为一件德国浮瓶邮件！历史上所有用瓶子顺大海传递的邮件都来自英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而且都是用蜡封口，用软木塞。但用德文写的？还从未听说过！”

“念念信上写的什么东西！”吕德斯说，“喂，卡尔，别说那么多废话……”

信上的又小又灰的字已经很难辨认。贝格森慢慢地一字一字地结结巴巴地连认带猜地念着：

“1965 年 4 月 29 日。我，来自吕贝克的维尔纳·贝克尔被冲上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我的游艇被风暴打碎，沉入海底。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溺水身亡。只有我自己幸存下来。感谢上帝。请救救我！救命！马上来救！饮用水马上就要用尽，仅有的生活用品也只够用几天。我需要救援。我的腿骨折了，我无法往小岛深处走。我孤立无援。救救我！我估计，小岛位于西经 140 度南纬 12 度的海面上。

救命！救命！救救我！”

贝格森在发黄的信纸上盖上一张干净纸，咽了几口唾沫，拿起茶杯，大大地喝了一口，然后望着吕德斯，强作出保持一个警察任何事情也无法动摇的姿态。

“无聊！”贝格森嗓音沙哑地说，“1965 年。六年前！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西经 140 度，南纬 12 度？”

他站起身，从壁橱里取出一份地图册，打开世界地图部分，寻找着地球的经纬度，然后脸上露出明显的嘲笑的表情。

吕德斯预感到了可怕的东西。

“在哪儿？”他问。

“南太平洋！正中间！”贝格森砰地一下合上地图册。“去，问问胖子埃诺，是谁把瓶子扔到海里的……”

吕德斯凝视着盖着那封信的白纸。一整天都伴随着他的那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又重新在他心头升起。他靠在桌子上，右手压在桌子上的碎玻璃碴上，由于激动，他根本没有感觉出来。

“把它转交上去——”他小声说，“卡尔，老天爷作证……把它转交上去。”

“如果真是胖子埃诺幕后策划的呢？你好好想想，拉尔斯：从南太平洋到诺德尼岛……根本就没有水面相通。哎呀，这几乎是绕地球一周。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水流。”

“给我喝一口，卡尔。”吕德斯抓起贝格森的茶杯，一饮而尽，然后小心地把那张盖在信上的白纸推到一边，凝视着发黄的信纸。

“把它转交上去——”吕德斯又重说了一遍，“我请求你，把它转交上去。让他们去嘲笑我，把我看作诺德尼岛上最大的傻瓜——”

当贝格森向一位年轻的水上警察分配任务的时候，这位年轻人惊讶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第二天，他带上那封几乎脆裂的信乘坐第一班轮船，从诺德尼岛前往诺尔登的警察局。

当诺尔登警察局的弗莱施曼警长读看卡尔·贝格森写的报告的时候，脸上也略带微笑，显出怀疑的态度。他把信纸在放大镜下面仔细端详了一番之后，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好笑的事，就像肥皂泡一样虚无缥缈。

“这绝对不可能！”警长弗莱施曼仅凭这个并不科学的检测手段就轻易地下了结论。“首先，在南太平洋里已经根本不存在这种未被人们发现人的孤岛。在原始森林里……倒有可能有一个和飞机一起坠落下来的人——只是举个例子——无法挽救地失踪了。但是在太平洋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即使是在空中也完全如此。西经140度，南纬12度，在这么精确的情况下，那个叫什么维尔纳·贝克尔的人也许早就又在喝茶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天才的发明家。”

但是，这件事并未被认为不重要而被搁置在一边。这封信被作为公函，夹在两张保护的纸板中送上了旅途，去检察机关转了一圈——在那里人们只是寻开心地大声念了一遍，为这个夏季的插曲感到很开心——又旅行了几个官方的抽屉，五天后到了汉诺威的州刑事警察局。人们把它当作怪物的成分更多于当作严肃的调查任务。

主管警察长也非常不幽默地说：“难道让我们现在为这个无聊的行为而操心奔波吗！”然后就让人把信送到实验室去了。

实验室对信纸进行了检验，对字体、所用铅笔的铅的成分、根据太平洋阳光强度下的铅的状态推断了信纸的生产年代——为了作出准确的鉴定，任何细节都没有被放过。

四天后，实验室送回了那封信。

检验结果，证明这封信不是伪造的。

州刑事警察局的官员们仍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为慎重起见，他们还是到吕贝克的居民登记处进行了调查。

“我保证，”那位警长说，“这里确实有一个叫维尔纳·贝克尔的人，而且

他现在正在喝啤酒，不再去想他也许六年前在博尔库姆岛^①被扔下北海的那件蠢事。我们将劝他，不要再一次写这种愚蠢的信。我的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度假玩笑可以产生多么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对所发生的一切如此的认真。”

又过了四天之后，吕贝克的居民登记处的复信被送到了汉诺威：

1962年2月15日从吕贝克注销，前往奥克兰就任新职。

维尔纳·贝克尔，特许工程师^②，建筑师，1930年5月14日生于吕贝克

维克托丽娅·贝克尔，娘家姓普兰尼茨，妻子，1933年10月26日生于格雷弗斯米伦

孩子：

霍尔格，1955年3月4日生于吕贝克

彼得，1956年11月20日生于吕贝克

马里昂，1958年8月17日生于吕贝克

“这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当布斯警长接到一个标有登记号的卷宗的时候说。所有“棘手的”卷宗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桌。他是处理别人因为嫌费力不讨好而不愿接受的案件的专家。“这已经不是开玩笑了！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无线电讯很快向新西兰的奥克兰发出：谁是维尔纳·贝克尔？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即使是报社的新闻记者也必须休假。

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整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人，都热切地渴望能静静地单独一个人休息几个星期，以从纷杂的社会中摆脱自己——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

弗里茨·赫勒森在诺德尼岛上躲进了蔬菜商弗雷泽的家里。这里没有电话，但赫勒森不敢肯定，《地球仪》编辑部在紧急情况下是否仍能发现他的踪迹，会把电话打到邻居家去。

“如果您想要一个不会把您的墙纸撕下来的安静的房客，”当他搬进蔬菜商弗雷泽家他租的那间小屋的时候说道，“不管谁打那个电话找我，你都告诉

①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岛。——译者注

② 德国工科大学毕业的学位。——译者注

他们，这里根本没有叫赫勒森的房客，你从未见过他！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说。上帝，那该有多好呀！”

延斯·弗雷泽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让他预付了两个星期的房租。一个不想听、不想说又不想看的人也许有一天会不再在这里了……赫勒森付了房租。弗雷泽向他保证，从现在起他从未听说过赫勒森这个名字。

赫勒森过了一个星期的隐居生活。他始终不和任何人接触，每天一大清早他就到白沙滩，再向前走一段，走到灯塔后面。那里有一个孤岛。

有时，他在沙滩上跑上跑下，做做健美操，在宽阔的大海中畅游，冲进汹涌的波涛，任凭海浪的冲击和拍打。然后，他开始捡拾夜间被冲上岸的木头，用它们在沙丘之间搭起一座小屋。

第八天的时候，赫勒森穿上游泳裤，把浴巾搭在肩上，沿着海边，向东海岸走去。在这里——那个装信的瓶子被发现的第九天——遇到了海岸防潮警戒哨拉尔斯·吕德斯。

这天一大清早，吕德斯正推着小推车，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在海边沙滩上打扫卫生，看见了赫勒森。清早5点钟在沙滩上遇见一个游客，这只意味着，他想清醒一下他的酒精脑袋。

“天气真好，是吗？”吕德斯说，并停下了脚步。“这么早天就这么热。肯定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是吗？”

赫勒森心不在焉地点头。

“你好——”他说，打量着眼前这个留着长胡子的人。

赫勒森停下脚步，转过身，向吕德斯走去。吕德斯也停下脚步，靠在他的手推车上。

“你好——”他也冲赫勒森说道。

这可能是一个消遣，赫勒森想。采访一位老水手，这不是什么新闻，不会引起人们的轰动。但如果把海员的荒诞离奇、充满惊险的经历登在《地球仪》杂志的“酸黄瓜”栏目里，肯定也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兴趣。

赫勒森把手伸进披在身上的彩色浴衣的口袋里，拿出一盒香烟，递给吕德斯。吕德斯点点头，抽出一支烟，用他的防风打火机点着。

他们两人挨着站在沙地上抽着烟，眺望着大海，谁也没有说话。

“退潮了。”过了一会儿，吕德斯首先开口说道。

赫勒森点点头。

“您以前当过水手吗，或者类似于此的职业？”

“是的，干了40年运送香蕉的工作。”吕德斯靠在手推车上，手扶着铁锹。

已经40年了，他突然想到。我的上帝，一去不复返了！在大海上生活了

40年——而现在他们全都嘲笑我，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旧瓶子，并且把它交给了警察。

“香蕉？运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香蕉？噢，那您运的香蕉可以说充斥了整个欧洲了！”赫勒森坐在了手推车的边上。一定会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他想。一个男人半辈子往德国运送香蕉，现在老了，在这个沙滩上清扫富裕生活的垃圾。他突然对吕德斯的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您给我讲讲。这可以写成一个故事，题目就叫：《香蕉-威利》。”

“我叫拉尔斯·吕德斯，”吕德斯说。他又抽了一口烟，轻声咳嗽了一声。

“您叫拉尔斯？这更好了！”赫勒森又开始重新思考标题了。“这听起来有点海草和焦油味——您知道《地球仪》杂志吗？”

“我上过八年级，”吕德斯生硬地说，“迈尔家的橱窗里有一个这种东西。”

“不是真正的地球仪。是一家杂志，名字叫《地球仪》。”

“《地球仪》杂志也有。迈尔的橱窗里。迈尔家在这个岛上也出售杂志。”

“我是记者。”赫勒森说。

“啊哈——”

“并且，我向您保证，如果您给我讲几个您生活中的离奇的故事，我付给您100马克。几个能征服我的读者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只要听起来让人觉得可信就足够了。这是最好的故事。”

“您是一位记者？”吕德斯若有所思地问道。他那饱经40年风霜的眼睛里突然闪出兴奋的光芒。“我有更好的故事讲给您听，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九天前，这里确实发生了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情，就在那里，第218号拦网旁边。”

“两个拦网被推到了一起，有节奏地摇摆——我亲爱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是，我告诉您……但其他人都嘲笑我。您不会取笑我，是吗？您是记者。”

“从海里出来一个阿芙罗狄蒂女神^①，是吗？”赫勒森不满地问道。

“胡说。一个装着信的瓶子被冲到了岸上。”

吕德斯说完，盯着赫勒森，等着他对此的反应。小伙子，一个装着信的瓶子，你知道吗？里面有一封信，是六年前装进去的。被太阳晒得很脆。如果你现在也取笑我的话，我就用铁锹砸你的脑袋。

赫勒森的脑子飞快地思考着。浮瓶传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他想。

① 希腊神话中爱情和美的女神。——译者注

这也是大海的秘密。一个永远也无法完全耕完的幻想的土地，总是有一小块无人涉足过的处女地。人们可以就此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写出所有的一切。

他心里确信，拉尔斯·吕德斯所说的浮瓶传信是一个根本不真实的事，肯定是一个玩笔。但这个主题思想对一个好的夏天的故事却是有用的。

“这正是我现在正在寻找的东西。”赫勒森说，用脚踩灭了扔在沙滩上的烟蒂。

吕德斯弯下腰，小心地把它铲进铁锹里。

“您有时间吗，水手？”

吕德斯望了望大海、沙滩和天空，然后才看了看他的手表。一切正常。

“我们去躺椅出租处。”他说，“这个时间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小时以后才开始营业。”他在手推车里掐灭烟蒂，把扫帚、刮板和小铁锹扔进车里。“我向您起誓，一切都是真的。但没有人愿意相信它——”

他用两只大手攥住手推车的车把，开始向前拉车。车很沉，路穿过沙丘通向上面。赫勒森弯下腰，从后面帮他推车。

他们两人推着小车，走过沙滩。

早晨10点钟，《地球仪》杂志社总编辑的电话铃响了。他烦躁地看了一眼表，把手放在电话听筒上，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向接待室里的女秘书发脾气。他不愿意被人打扰——《地球仪》杂志正面临着被他的竞争对手《世界各地》报在现实性上超过的危险。

总编辑——他叫奥托·奥托，他的父亲肯定是一位喜剧演员，要么是一位被强迫成为父亲的孩子的敌人，因为当奥托·奥托学会知道，人们因为他的名字使他高兴的时候，他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抓起电话听筒，大声喊道：“安静点！”

“赫勒森来的电话，”接待室里的女秘书没有在意他的不满，“是从诺德尼岛打来的。”

“这根本就不可能——”奥托·奥托靠在椅子背上，喘着粗气。“玛伦娜，把电话接过来。您知道我找了这家伙多长时间了吗？已经四天了！”电话听筒里传出咔咔的接线的声音。奥托·奥托知道，他同诺德尼岛的电话接通了。他好像看见，赫勒森现在正坐在他饭店房间里的电话机前，穿着游泳裤，旁边放着一杯冰镇饮料。他身后的床上，早晨10点，还躺着一位金发女郎，长着厚厚的红嘴唇，打着呵欠，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

“赫勒森吗？”奥托·奥托冲电话听筒里大声吼叫着，“您这个该死的潜水艺术家！我对您说过多少次，外出的时候至少应该留下恶臭的方向！您怎么

躲到诺德尼岛上去了？喂，我现在需要您！事情很紧急！马上！您必须马上赶往爱尔兰。那里发生了暴力事件。什么？您说什么？您还要待在那里？赫勒森，星期三之前我需要一份来自爱尔兰的爆炸性新闻报道。在阴沟里被枪打死的孩子，被恐怖分子糟蹋的孕妇……我派摄影师。比默也马上去那里。——赫勒森，您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要乘飞机去南太平洋——”赫勒森说，“在您拒绝我的要求之前，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九天前，这里有一个浮瓶邮件被冲到了岸上……”

奥托·奥托叹了一口气，挂断了电话。“天气太热了。”他对着空屋子大声说，“赫勒森总是不戴帽子到处乱跑，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准是被晒糊涂了！”

当天下午，赫勒森出现在《地球仪》杂志社的编辑部，脸晒得黑里透红，内心里准备接受同奥托·奥托的战斗。

“您可以不敲门就进去。”女秘书玛伦娜在接待室里对他说。

“这么严重？”

“比这还要严重。”

“是因为我的缘故？”

“《世界各地》有一篇惊人的爱尔兰报道。我们现在对此知道得非常清楚。快点，进去吧——”

奥托·奥托坐在他的堆满手稿、照片、长条校样、书籍、图片样张和电传稿的办公桌后面。当赫勒森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马上缩了缩下巴。看见赫勒森精神焕发的样子，他好像就气不打一处来。

“喂——”他大声说，“您去疗养的费用可别指望《地球仪》编辑部为您支付。您有一个烧焦了的头脑，赫勒森！您现在马上去爱尔兰——”

“头儿，您知道西经140度、南纬12度这个地方吗？”

奥托·奥托马上按下他面前的对讲机按钮。“快去请医生，马上！”他大喊道。但当女秘书玛伦娜在接待室里重复他的话的时候，他又喊道：“再等一下，玛伦娜。”他放开对讲机按钮，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

“我只需要五分钟，头儿。”赫勒森口气非常平静地说，“然后您就可以随便扔您的烟灰缸了。请您注意听我说。”

奥托·奥托看了一眼墙上挂的表。早上11点付印。

无法赶上《世界各地》了。“快点说。”他用绝望的口气说，“我最多只给您九分钟时间。”

“五分钟就够。”赫勒森从口袋里掏出他的笔记本，开始读。他正想解释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奥托·奥托抓起电话，命令报道和调查部做好待命准备。当赫勒森讲完的时候，奥托·奥托仍在给办公楼里的各处打电话，发布

明确的指示。

“就这些！”赫勒森大声说。

奥托·奥托扔掉电话听筒，好像它烫手似的。他递给赫勒森一盒烟，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您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不是忌妒《世界各地》在爱尔兰的胜利。我刚才已经派拜曼去了，兴许他还能带回一些小的果实。不过您，赫勒森，如果您对我胡编乱造谣，想以此搪塞我，那您的新闻记者生涯也将到此结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非常明白，头儿。”赫勒森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的话已经使奥托·奥托信服。“要是我们能把这一切挖掘出来，那多好呀！”

《地球仪》编辑部里开始了繁忙的工作。

晚上，第一批报告已经放在了奥托·奥托的办公桌上。他把所有东西夹进一个红色速记本里。赫勒森已经在电话机旁忙了几个小时，向诺登及汉诺威的警察局询问有关浮瓶传信的情况。但警方却对此守口如瓶，不向他透露任何消息。晚上将近7点的时候，他仍是枉费口舌，一无所获。

“我马上去汉诺威。”赫勒森对奥托·奥托说，“他们向我们筑起了一道沉默之墙。我到了汉诺威以后就给您打电话来。”

在州刑事警察局里，赫勒森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人们让他去找沉默之墙的最坚硬的石头——警察长布斯。

“《地球仪》编辑部的快速部队。”当布斯见到赫勒森的时候说，“你们的嗅觉真灵敏。请坐。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赫勒森坐了下来，朝布斯友好地微笑着。

“这里有弗兰吉帕尼的花香？”

“为什么？”布斯吃惊地问道。

“南太平洋，警察长先生。比如，塔希提岛。”

“对一个德国官员的工资来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永久的梦。”

“您听着，警察长先生。”赫勒森向前弯下身子凑近布斯。他现在说话的口气十分严肃。“您了解我。您知道，您是可以信赖我的。如果您对我说，一件事是绝密的，我就闭口不问。甚至对我的报纸也同样如此。所以，您只需要告诉我，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话我现在已经听够了。”

“我真没想到，一个浮瓶传信居然在新闻界引起如此轰动。”布斯转弯抹角地说。赫勒森对这个回答已经满足了——墙上的第一块石头已经脱落了。

“是在南太平洋发现的？”他插嘴问道。

布斯点点头。

“是的。但就此停止。您别指望能马上从中写出引起轰动的特大新闻，赫

勒森。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在 20 世纪的今天，用浮瓶传递信件，不论从什么地方来都一样，这应该是爱胡思乱想的人和浪漫主义者的事情。或者是羞于以此为原料添油加醋的记者！尼斯湖的妖怪的故事已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但这个浮瓶传信却可以填补几行空白。不，赫勒森，所有兴奋都是徒劳的。”

“假如您是对的，警察长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提吧！”布斯变得十分注意警觉起来。赫勒森的问题总是陷阱。

“警方是否已经对瓶子里的那封信开始进行调查？”

“这是我们的职责。”

赫勒森忍住奸笑。布斯避开了他的目光，他像一个拳击手一样想跳开。但赫勒森步步紧逼。

“我是说调查，警察长先生。进行调查了吗？”

“赫勒森，您是我认识的最为纠缠不清的当代人。是的，已经开始调查了。”

“那么，汉诺威州刑事警察局是由爱胡思乱想的人和浪漫主义者组成的了？”

“赫勒森，人们应该把您捆在家门口。”布斯从写字台下边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新卷宗。“是的，是有一个叫维尔纳·贝克尔的人。他是吕贝克的一个建筑师。他已经移居新西兰的奥克兰。我们正在派人调查，写那封信的人和这个贝克尔是否是同一个人。一切迹象表明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也刚刚拿到这封充满神秘色彩的信才几个小时，是实验室证明它的真实性之后送来的。信在这儿。”

布斯把文件夹递给赫勒森。赫勒森低着头，慢慢地看着已经发黄的信纸上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字体。一个瓶子中发出的绝望的呼救。后面是吕贝克居民登记处的答复。

“您居然还能如此镇静？”赫勒森小声问道。他从被太阳晒黄的纸片中感觉到了那个呼喊救命的人的命运阴森可怕。

“我们必须有详细的资料。一切调查都在进行之中，赫勒森，所有与此有关的部门我们都问过了。正在进行调查研究。更多的情况我也无法向您提供，赫勒森。”

“这已经足够了。”赫勒森合上卷宗。他心里兴奋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如相信中所说的一切属实，我将去南太平洋寻找这个维尔纳·贝克尔。”

“受《地球仪》杂志的委托？”

“是的。”

“在事情发生六年以后？”

“我至少将找到他的骨头。”

“您这么肯定吗？”

“是的。出于职业的本能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真的有这个维尔纳·贝克尔，如果他真是吕贝克的一个建筑师，我们也就一定能找到他。”

布斯警察长把红色文件夹又放回办公桌的抽屉里。赫勒森看出，他还有什么东西瞒着他没有说出来。他感觉到，他变得激动起来。

“警察长先生——”他小声说。

“我们还了解到——”布斯避开赫勒森那逼人的目光说，“一个小时前，我们得知，维尔纳·贝克尔、他的妻子维克托丽娅和他的三个孩子确实溺水身亡了……”

“但是这封求救信——？”

“最后的信号……一种告别，一个绝望的呼喊。”

赫勒森没有掩饰他的激动心情。“这听起来有点悲剧的味道。”他小声说。

“这是一个悲剧。”布斯把两手平放在办公桌上。“我们从奥克兰方面得知，六年的沉默意味着定局。您留在这儿吧，赫勒森。”

在《地球仪》杂志的编辑部里，一组编辑围着总编奥托·奥托一直工作到午夜。人们已经开始组成维尔纳·贝克尔的一幅图画。当赫勒森从汉诺威返回编辑部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调查研究。编辑部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记者、德国有关当局、新西兰有关当局、移民局、维尔纳·贝克尔在奥克兰的老板、“中心建筑公司”、他在提提劳吉街的邻居——他在那里住有一套刷成白色的漂亮的木质平房别墅，在购买他的“维克托丽娅”号游艇的公司，所有能打听的地方和当事人都打听了。他们或多或少地还能回忆起那个曾在奥克兰建造房屋的身材高大的金黄色头发的德国人。最理想的答复来自港务长：他记得清清楚楚，那艘雪白的带有很多彩旗的新的“维克托丽娅”号游艇离开奥克兰港时的情景。当时，甲板上站着一位妇女和三个孩子。

奥托·奥托有生以来第一次显出十分满意的样子。他慷慨地请了辛苦的编辑们一瓶威士忌和一箱啤酒。

第二天早晨10点，编辑部召开了决定性的讨论会。奥托·奥托的办公桌和邻桌上的烟灰缸里满是烟蒂，不通风的办公室里充满了刺鼻的威士忌酒味。赫勒森眼睛肿胀地坐在总编的身边。昨天晚上，他打了一个大战役，并取得了胜利。

“我们发现了维尔纳·贝克尔的踪迹——”奥托·奥托说，把两手放在堆成小山的电传和记录上。“现在我们对所掌握的有关维尔纳·贝克尔的情况总